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10
C46
1754
v.8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唐時　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先輩曾謂文章與時上下、而米元章論書法、亦有時代壓之、不能高古之説、殆未盡然矣、時天氣凝寒。取溫水盥手。兩手入盂中。一手覺水熱。一手覺水寒。因

論事爲文全以悟頭爲主自是深於禪乘人

微笑感悟淺人讀古人書殆如吾冷手入此水深人讀古人書殆如吾熱手入此水也淺人讀古人書古人將而我軍深人讀古人書古人軍而我將夫我爲將則古人惟吾所用矣嘗觀唐安史之亂自有子儀光弼殊不足定至異日以朝儀旣灰之燼而李郭當之若掣其肘何也其所爲節度者皆庸人也然幸值郭李之忠義止於無功若以此輩庸人而節制淮陰等名將天下事更有不可知者矣

與艾千子魏

旁人聽者淚下不止何况當人

方孟旋先生與余言文章收得盡不如棄得盡夫收未有能盡者也棄之所攝也達巳要當覩其有可棄與無可棄耳子女玉帛無所取天下在其掌中矣

與沈雨公

夫丈夫之有才也如女子之有色尋常容止年二十得字庸夫晝而飽食夜而高眠何怨何恨惟不幸而抱絕世之姿新粧日照香袖風飄流涕之端開矣縱然嫁得其人猶有吟白頭而悲感者假使文君不遇相如黑頭之怨何如哉昔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而

子瞻病之曰豈有立談之頃而遽爲人痛哭流涕者哉子瞻獨不思賈生平日讀書流覽居諸其醞淚之本者葢不知積幾歲月一朝撥其輪緘自然呼號傾瀉不能抑禁又安可以爲遽乎今也有一士焉三十載風窓雨夜咿唔叫呼其得意處恍惚鬼神相泣而不能邀曲江之一席以東南半天下文人墨士之所推許而不能飽故園之芋栗將爲流涕乎痛哭乎殆非取辦於立談之頃而子瞻亦不能忍譏其爲遽者矣

以佛語雜菩薩語而能辨其孰爲佛孰爲菩薩不必有其事不可謂無其理

與何匪莪

吾輩讀辯士書心氣輒逞逞讀大賢書心折其理矣。而氣猶未靜至讀聖人書不知何以降心抑志如論語中論說君子小人凡說小人處無一不與我輩有分可謂切骨之鞭笞而低徊墮淚不敢求伸一辯者何也當時聖人無以善服人之意但從大悲心地發爲惻憐之語是以所感之深淺或有不同而其不敢抗忤則一而已矣

與林李二君

從來論文無如此通達痛快者

凡處事行文只求快亮而止夫處今之世而欲使操觚之士過其幽深致遠之趣而爲濕本敗鼓之音此亦必無之理顧今日爲晦昧結轖之語者予政不病其思之有餘而特誚其思之不足苟其思至于透徹則口頭話言自有雋之不盡而味之無窮者夫寒士寤言一室之中正謂山川風氣蘊如河漢窮簷幽隱伏若覆盆君父天高隔於萬里而行將以一布衣經理其間專藉此七寸管起伏鈎鏤探出古人肺腸以爲異日合轍之軌使千百年前古人鬱而未發之精

其實千手千眼原是寓物以呈

神躍然露吾筆下而異日當官解天下之鬱宣尙方之滯先現其影像於此若其臨池之際先揣一不明不白之圖畫即此不可告人之文章便是不可告人之心事又豈能達霄漢之精神燭下民之怨恫通九州萬里之情形於吾指掌之間哉

與方孟旋

大凡人與物之相遭而無間然者其間必有故焉聖人持教中國不欲見千手千眼之相而寓之物以呈焉若兩相之相合其實一體也包犧之與河圖何以

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
夫婦止是
一人

發於章子
留書矣

相遇而了了哉舉凡臣主之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物與物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伏羲河圖一人也堯舜禹皋一人也魚之與水一人也今夫人兀兀几席之間而不知官吏之中有我身焉不知將軍之中有我身焉不知魚蝦蚊蚋之中有我身焉世之好飲食者日日或自殺其身焉而皆不知也皆緣其願力不一禍罪相絫不能合一耳人有百骸無恙或一肢作祟或一臟爲害而人斃焉此一官一臟皆怨業之所湊而願力不能合焉故耳故夫人一身之

只做大和尚語錄看亦當在慈山紫柏間

中有仇讐焉天下之大有我身焉氣力之厚者生一生女而稟相皆厚氣力之薄者支一身而不足厚者一日爲數義而呼成一氣薄者爲一義而寸寸皆斷見相之虧虛聽於氣力氣力之厚薄聽於願力焉耳孟子所謂志一則動氣也

與易曦侯

吾取富貴第一流人與患難第一流人總其苦樂不甚相遠目下各有不稱意一事胸頭打攪前塵又各有一件可貪可求之影寄其攀援駢指其笙歌魚肉

而謂之苦趣信之或有未及若坐其打攪攀援湯澆火炙者爲樂彼應自疑余曾見一吹客讚嘆貴人貴人某云爾等看我輩如人看火魚遊白磁碗中衣服之美宮室之奉火魚似極人間之樂然火魚束縛一器之中殊不受用人不得而知也近聞一諧語人遇虎於山中迫而上樹虎蹲樹下勢亦將上人扼其項而騎之虎負其人而至村落兒童拍手齊看騎虎仙人其人曰仙則仙矣但不知仙人之苦耳此皆世間切身棒喝也天肯以富貴與人而不肯以樂與人非

忽說到文字上無處不是這個

天輕其富貴而吝其樂凡人眼下不稱心既是苦業而前塵貪戀又是苦因一生奔走經營只種富貴田耳何曾頃刻種樂田哉身外一絲一餘重如性命胸頭湯澆火炙如不關身人之所求天不得而吝人之所棄天亦不能奉也人苟有以自樂不拘何業隨寄一枝皆勝他人而文字其最者也然世間亦有能而不樂者此其往因種文田而未嘗種樂田者也能而樂者唯見臟疾而已

與李小有

凡人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既以爲無以愈己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爲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誦之讀之亦不過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與世間宜信受何等語言爲渡身之津梁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權現實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使其言有益於世間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古人一言投契輙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逢佳味不忍遽嚥亟吐以哺其懷中之人此

以後祝壽但當隨其入隨其地拈取一幅作供勝於圖松栢岡陵也

何等心腸乎然則小有之精神亦可窺其涯略矣

凌世韶 官球蒼舒洒沙江南江寧人

簡蘊公

前坐齋中談說生日彷彿尚遙不謂占却人日作生辰耶猝無他備薄具不足以當供但以寶齋中有天然幽篁積雪圖大堪作壽供不煩繪事巳作繪竟而我念中亦具供矣笑笑

與張景遠

我師之悲與時俱深所謂痛劇感新當何日不然乎

無端之想見其情至前是一篇好祝文此是一篇好輓章

蒼舒遺集郭臥侯欲共陳涉江張文寺王璐如共刻之世人將

初擬問南川之渡即宿草之阡取近村醪醴一酹空煙聞彼山多石取擊之碎其嶄嶄者令石聲與歌聲哀動上下我師庶從空中來乎其彷彿語我乎不肖序悲憶之詩曰生前以神情得密生後於形似欲親嗟乎蓋數年來見稍似者而意大慟矣

簡吳玉宗

世途千載一悠繆耳惟事故不勝咄咄也益明鬼神之物正堪深人之氣屈信之數彼以妙其權智者早叔其益我曹屈而不能信誰當信者我曹信而不能

觀其全矣

時公忤執政以豆案繫獄七年長子震血疏訟神公爲此戒之

屈誰當屈者念此乃行着痛癢耳公解人自能辨此人言愁我愁欲深一付之澹然遂亦澹然辭已

倪嘉慶 篤之樸菴江南江寧人釋稱笑峰和尚

戒子弟

君恩置我爐鞲鍜鍊凡根得休歇地下石者皆我善知識若以寃家視之則誤矣

釋大然 笑峰大師江南江寧人本姓倪諱嘉慶

復趙居士

高咏大函真可剖抉門戶掃除葛藤而本來平泯無

笑峰看破此圈子真從前人所未發

狄梁公郭汾陽何如人哉天下事非文章

是無非亦不妨於是非中薦取惟居士於古鏡未鑄之前及此鏡既破之後心眼相炤則鼻直眉橫手持足行事還其事豈可偏倚哉

劉思敬　純之覺岍江南江寧人

答李退菴

從來辨天下事者必皆一絲不挂然儘有一絲不挂而未足以辨天下事者矣要知秪是潔巳邊事若謂持此遂無不可爲恐亦未敢相信者也况潔巳者多刻于世未必有濟無濟于世而猶自謂無愧即此一

氣節人可辨然又未可以此藉口

借龍爲喻昌黎數十

絲牢不可破豈惟不破將終日詡詡然懸諸面門以爲莫我若也平心論之時勢日益艱黎民日益苦有志于援者不在表巳之無私惟貴民社之有濟果實心濟之可以無其名可以無其功并可以無所潔之巳則庶幾一絲不挂也巳何如

與范道安論文

火爐邊偶然一語足盡文章之能事雖久懷于衷苦無發露之處適吾兄舉與公贊伯之言若有合也習此道者先辨其是龍非龍非龍則魚蝦鰍鼈之智窮

字不爲少純之數百字不爲多然寫意各要

年不能出頭耳既是龍矣決無赤身跳躑磨鱗逆爪之理必將噴薄風霆吐納烟霧傾倒銀河莽慘日星一滴之水大于車輪移山拔木平陸爲浸而此神物者或止現一角一爪或全不現身轟磕隱隱之中若有不可端倪者已令人驚魂失魄莫敢仵視此與公謂未有不雲之龍也然直徹上下惟一龍之所爲不聞其借勢于修羅魍魎資力于蛟鼉鯨蜃也況風雷亦其自應非有意求其應此贊伯所戒于雜也不雜矣雲雷在握矣又不必終日驢目怵聽以褻其威時

而九天時而九地時而陶公梭時而葛陂杖或若芥子或颶輕縷不失其爲龍也夫然則可以超物可以爲物以至于不可方物而入于寥冥之域文章之道亦豈異是惜不得其人而語之無端觸發不覺言之潦倒也采芝堂逸藁試爲檢出或有繪龍非眞者乎抑有龍起雲不現者乎不妨指示毋謂某徒能話龍焉耳

答黃學士

來教云塵緣鞅掌暫求寧謐且不可得果如此言必

發人深省

另求間退方可料理乎纔一姑待便成曠日糜時將來者不可必且把目前又丢却也古之有成者只要當下提持故曰眨上眉毛早巳錯過居官應酬之勞不過鏡中現影而遂謂碍胸正如病目見燈有暈不知由目病耳定睛看時無一事一物不助我醒發若云力量未充只見許多勞擾則亦錯向境上分別實未反求而得耳倘誤于境上會即使有一席清涼地宴坐焚香而心識紛飛亦無寧晷即使寂靜澄定一波不興古人所訶如石壓草如急流水遠望似平皆

無益之戲論也

又

里中自澹園先生後遂不知有聖學聰明才辯之士逃于騷雅淹博蟲雕狐野茫茫無據吾兄崛起于斯浩然有得與弟輩栫析經術直遡淵源一切浮氣之士聞而竊笑以爲迂濶今裒然首選有徵足信矣措大家眼孔甚窄見湛深問學者未嘗不逢年始愕然回面易向無論其出于誠與否亦足爲末流中撥動之一助

吳繩　天一　江南江寧人

寄周旌姪

湛癡悠悠忽忽久矣泥金從天下顛倒衣裳襟捉肘見如馬駭鼓驚狼跋且疐傖父之態宜其見笑于驛騎也能强學安石圍棊乎吾家中落數十年如古刹灰冷又如日淪幽都萬象昏慘余與而父果腹虀鹽摩娑青氈舊物廉吏不可爲優孟知言哉不意朽株敗腐乃復蒸出芝菌以爲瑞物如吾姪也者使人歎司寇公有孫廉吏又安可不爲也登第樂事然吾謂

得意時作此等危言不是退後正是深謀聽者當如祥吉之音

能以儉素守之則光樂王敬美先生云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壁並出入具辦間之皆稱貸于人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大率用不節必稱貸貸積無償勢難自保如嫠婦再醮非必以淫多有為貧者節敗名滅可不懼乎吾家舊塾堂聯云藜火宜親勉向詩書希往烈菜根可斷肯令忠孝負前人吾姓今日之遇菜根回味然勿剷此根留作兒孫讀書種子何如

吳樹聲 周旌江南江寧人

旌閉戶書不與事讀此其自命

與馬章民

回憶瀛臺奏賦時問年丈所見溫室中何樹昔梁武使人捧盈水繞殿而行溢一滴不貸以死奏樂其旁終無一人聞者誌公謂此心乃可入道當日古文今文無巧無拙波涌雲合從何處得來祇今閉門覓句操觚頻竪指腕遷延未就半紙堪發一噱年丈弁冕玉堂　弟羨之而不能至若徽潤於車後馬通左閤奉刺右闥擁帚　弟即能之亦不欲計惟劉涇杜癖差足自娛而家載類多軼沒匡壁借光亦鮮愿志者年丈

天祿奧帙若可共讀吾將爲蕭穎士僕矣

吳珊 鄭彥石菴江南江寧人 鳳山集

與張南村

不善選詩詩之厄也而今之人爭選詩於無已詩之厄亦無已每念及輒爲惋然今人無能定先生詩者先生曷不自定詩貴自定若不自定後必爲人所定詩吾恐定先生詩者未必先生也而先生詩去矣

送桑矩斯入都

聞兄入都門昔日風景得如舊否少年得意倔強臂

不作道學體面語而提醒尤切

不掉者最可惡有一種寄情山川之堂奧而殷心爵位見豪家大貴濡羡拂鬚百態畢露又善轉語驕人昌黎謂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兒具心眼者覩若輩知頭岑岑疼矣我輩讀書當在冷處着力冷處着力則熱處自耐得過又須遇一事一物極可欣悅輒作意外不應想吾身海濶天空不着一見渺然高寄於萬物之上及事到面前隨手應去此逆億之學孔子未許爲賢也兒入都從此酧酢處不少識得此意儘不謊忙矣

寫得幽曲

與友

海寇從水路來入門後破甕無餘矣適老僕婦挈飯當門賊劈手奪去舔而食之老婦餓賊尤餓大可笑也所惜者張文寺拱自居長歌一軸古奧絕倫是老父一幅山居圖亦被賊劫去遙想老父坐岔山書屋不聞理亂垂三十年文寺先生策蹇過存幅巾茗椀共對手披白雲而嘻笑之如在天上呼余兄弟縱鍴窗前白酒釀熟酣飲數杯作詩拆字笑語如畫而今竟爲東坡海外文章也惜哉

談理之文
正當如是

吳晉 介茲江南上元人
一所先生曾孫

東周雪客

趙清獻目一營伎命直宿老兵呼之。兵去。清獻周行室中曰。趙抃不得無禮。老兵從幕後出云。某度相公此念不過一箇時辰便息。故雖承命。實未嘗往。吾不難清獻當下挽迴。而難老兵認定清獻也。其一個時辰。正從古聖賢姧邪所分關頭。後人既未必如清獻善自挽迴。又身畔恐亦無認得定之老兵。不如耐此一個時辰。千秋萬世而下。何等受用。

楊循龍方伯一字且亭

紀映鍾再見

答栢鄉相公

大篇春容淹雅篤摯剴切以且亭方伯之人之文躋之四君子可以無愧而先生憐才敦故摧琴挂劍之感亦槩見于一唱三歎腐心酸鼻之中昔劉文清公相業甚偉乃終身不知空同大復在當日已愧長沙今日更愧栢鄉矣

又

落筆在有意無意之間著書以生活天下人一語非

此語正白破的

宰相不能言也

又

素書眞僞辯之屢屢只意在納履而不在于書便已破的又曰或即子房所作而托之黃石文情𢤱曳全得龍門之法

過客不愧此語

與程鄉大令王過客　望如一字過客

程鄉風土不知何如閩元城先生曾居之昔有鐵漢今得過客千載同心也

龔　賢半千柴丈江南上元人

半畝園尺牘

引入勝場

辭屈翁山乞畫書

足下素無知畫之明。僕不欲足下有知畫之明。倘足下有知畫之明而重余詩。安知非重余畫而並重余詩也。惟足下素無知畫之明而重余詩。此真知余詩也。僕且不欲以余畫而溷余詩。肯又以此溷足下哉。倘足下必欲余畫。僕知足下辭家二十年。出游五萬里。一至九邊。再登五嶽。生身南海。問渡江漢。凡世間之尺泉片石。古塚遺碑。無不攷之於圖。縱橫之於心目。僕將乞畫於足下。足下反欲溷余之餘瀋耶。此僕

之所以寧負罪戾而不敢奉教也。

與張侍御

非晤足下。問讀何書。曰正恨無醒快之書。曰何不讀十三經廿一史。曰一覽長篇便欲睡去。此語出之他人則可。奈何學古之士而亦狃此近今淺陋之習乎。足下所謂醒快之書何等也。得無叢談秘笈稗雅卮言之類歟。此皆迂疎怪誕荒淫倦怠之人。憮失學於初年。寄無聊於末路者所爲。曾何益于身心。夫六經諸史。天下極醒快之書也。倘足下與　僕數晨夕。　僕將

極腐極正經語

與足下商訂千古日不暇給肯使足下靡歲月於無益之篇章乎倘足下不以余言爲謬當留連三代究極天人吾知足下他日再遇唐以後書且棄之矣足下與僕非泛交故不覺其言之盡

與周雪客

天之妒才甚矣吟詩應有罪信不誣也因思我輩之窮已定于拈弄五七字之始天以有限造化被前人奪盡是以久而愈惜我輩即從今日不識一字不吟一句已不可挽回天之盛怒矣頃在枕上勘破蒼公

可識半千
滿腹牢騷

之處分如此因寓書於足下各勉力作得一句兩句好詩亦不枉爲天之罪人也

張　惣　僧持南郵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接手教知師知南郵之貧然南郵近日却復不同當時實不自知爲貧如在痛醉中亦如在鼾睡中雖雷霆迅激山嶽震動了不覺知邇來如醉忽醒如睡忽寤痛分明痛癢分明癢不食則知饑不衣則知寒苐饑寒親切處與飽煖親切處一無異也向者知耐得

蘿栖曰予舊有何云貧因知濟世得南邨妙文爲之快絕

饑耐得寒今者則不必定饑不必定寒且願盡大地人不饑不寒不止不饑不寒而且願以無上妙味無縫天衣供養如來與一切善知識暨諸生平師友益自南邨今日之知貧始也此中受用正自不盡何煩排遣所謂朋友妻子不得而知者是也吾師知我幸更進以教我

答陳坦山明府

蒙示交半僧妓圖索題初愕然意不欲着筆既復思之翁之寄意遠矣豈僅云名妓翻經老僧釀酒特向

禪乘妓女春風吊柳七爲此証佐

枯木寒崖作一轉語乎南邨曰此坦山絕交書也念天下最冷淡者莫如僧而僧猶時具俠腸世間至輕薄者莫如妓而妓乃多開俊眼噫青雲竟慚黃面烏紗偏讓紅顏怪哉

與徐子孺

昨見令兄沂州種菜詩大似空山長老所爲奇特奇特南邨孤介戇直不肯向人然夙有謁孔林登泰岱之想以故人當道而褁足廉吏亦可畏也緊苛櫟老

與櫟下先生

羅切

先生所著書無不從藝叢見丘壑令人開闢鮮新[illegible]聞刻板盡付祖龍為之駭愕此譬之王處仲頓驅婢妾割絕恩愛掃除一切葛藤非古尊宿辣手不能也從來焚人書者有之未聞自焚其書者也然先秦焚人之書而人之書終傳先生焚已之書而書亦當更傳矣嘗念梨棗未行之日竹冊繁重難致而當日山林樵牧皆胸中有書近代收鬻頗易即翰墨子弟往往止架上有書亦可感嘆先生之書焚而書爭入人胸中眼中亦一快哉

位置一笠公復位置一汪子連自己位置在中巧於占地步

王槩　安節　東郭　江南江寧人

寄汪舟次

客指邗溝問素心幾許弟廼以庸庸者應不欲一字及兄客可知也笠阿師舴艋破雪自驅恐見其影弟必欲强來覓聽是以冰蛆雪鼠冷中生動薇蘅菁活風外扶搖拒人者實能動人遠我者亦復容我故王生能久匿一汪子能割愛一汪子也

答徐旅人

爾我於困憊拂鬱中必欲事事求全於天地其爲吾

白笑白嘲便見大道理

兩人之天地不亦難乎且以吾儕之紕漏萬端即使如來虛左亦有許多不快活處何若於方寸間自鑄一天地桃花雞犬一一具足此外漁郎更欲於何處問津哉

胡其毅 致果靜夫原名徵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奐若

震旦山水茂於吳越靈奧之區高僧燈續舟壑雖遷典型猶在吾師負瓢笠冒霜露青鞵布襪翛然獨往豈易得哉謝康樂謂衣食人生所資山水性分所適

說得世人眞不能解其何故

今以所資之累奪其所適之性如我輩誠可浩嘆

答箇庵

札至值弟病小愈偃息竹房秋霖晝暝予思若有不懌者讀秋原恨別十首淒婉多風深淺纖妖各極其致弟霍然心醉矣或曰先生負至性風骨磊落方營谿南別墅棲尋菸酒何娓娓作兒女子語不知古人深情一往蕭騷遐寄不掩絕代風流芊緜所以賦閒情也弟肯强作解事如梁昭明乎一笑

劉然 黎先 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

友聲閣集

不獨詞氣韓東其品萬顧庵詩詞亦自不也

東曹顧菴太史

當今名擅風雅者、必曰其人長於詩詞、詩、與詞、惡可合而一之、與東坡文章、遠過淮海山谷、獨至填詞、不得不遜二公一籌、蓋資力各有所限也、大抵詩取其堅老、而詞則取其嫵媚、詩取其蘊籍、而詞則取其逗露、詩取其體氣之高妙、而詞則取其丰致之蹁躚、譬諸神仙天女兩相輝映、舉止態度之間、必大有不同者在也惟姑射山中人綽約若處子肌膚若氷雪庶幾兼二者之長公詩詞合度殆若是與今日合王西

樵先生而外無與匹者、

與徐子立

立崖岸三字書生使氣語耳自足下一番快論遂令人心氷釋今天下秉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多矣其意中何嘗不作崖岸觀乎究之胸無定見一遇錯節盤根遂至褫魂奪魄而向之秉堅策肥凌人傲物者非真有崖岸在也不過虛立門戶欲以鼠嚇天下焉耳庸詎知天下士而可以受其鼠嚇乎今山之高也不見其層崖也海之大也不測其畔岸也至於一丘一

窺見深廣
願與天下
士共勉之

垤則無處無崖岸矣今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其崖岸大抵皆丘垤之類而非山海之類也總之天下士未立崖岸先審器識器識一定以韋布而詘王公以詩書而輕軒冕可也即或和光同塵與世無忤亦未始非大力量大手段人耳此中針芥當與明眼人辨之

吳　宏　遠度竹史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升

僕聞導瞶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

所謂撐上水船不離敵步也

舉掌君其多方善誘之

與減齋

此其人筆墨依然故步所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還作野干聲也

房大騶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櫟園

公亦不妨並存之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無損于公也

羅燿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食空羹而無飯且曾何益乎

與滅齋

弇州門客多史料諸書未必盡成其手故其間與前人所傳不無同異故大司馬孫公鑛嘗謂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作史之難如此

汪洪度 于鬻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漸江上人

往往從友人處見公畫便如遊一名山夢魂猶在烟

霞間也十年蹁下弗獲壯遊不意宇宙間名山反得閱歷八九然非巳物雖閉目可彷彿終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耳客中苦熱正思故鄉忽辱黃山圖千里見寄披閱之餘蓮華雲門諸峯翠靄淸涼令我應接不暇腐儒買得一山便足以驕南面矣何快如之

倪燦　闇昭閶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翡翠于飛離其巢孤腿之毛剔之賊揚子淵之日翡

翠狐鼯好作咎也好作咎三字讀之使人凜然

與人

經云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君謂此君能辨别文字愚意亦蟲之食木耳終不敢唱言此君能辨别亥字

余懷 澹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硯山草堂集

與楊炯伯

弟詩已得七十首未知佳什得幾急望鈔示乃逡巡不肯出得毋尹邢相見孫劉下階時耶

論文論詩總不隨人轉移

汲引人才長沙實有婆心

與友人

三百年間於古文服歸熙甫於時文服金正希於画服沈啓南於字服董思白於詩則辦香未有所屬也或者曰不有北地信陽乎不有瑯琊歷下乎下此者不有公安竟陵乎僕應之曰唯唯否否毋已則長沙乎長沙執魁柄以奔走天下汲引人才若不及其爲詩淡宕綿邈有情有韻不乖風騷之旨或者曰子之論毋況愈下矣於唐宋取香山放翁於今取西涯何哉僕曰唯唯否否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也足下

以爲何如

與李過廬

足下選八家文命弟每集作一序又命作一總序弟謭劣其何敢當昔宋士人置一婢妾言是蔡太師廚中人士促命作包子辭曰我乃包子局中縷蔥絲者弟但解縷蔥絲不解作包子海内鉅公固不乏足下盍往求作序以冠之不然太師廚中包子手定當笑縷蔥絲之妄作也如何如何

胡玉昆 元潤褐公江南江寧人

與滅齋

賈子云見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太牢今人聞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黃蘗湯反使含蹙

胡禹蕒 螭贊江南江寧人

與滅齋

公嫌此君文筆之亂蕒謂此君文如火燒乾竹林大有音聲在公以爲然否

周銘 鹿峰江南江寧人

與人

其人雖微乎然氣足畏鳥有沸波者河泊為之不波畏其誠也君其善遇之

又

此豈悠悠可避吾聞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者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高岑 蔚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君不妨寬以居之大智度所云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賣一人買一人在邊亦得香氣于香無損二主無失

晏昭著作散失賴蔚生少存其一二

閩藏書富須雜以此種以避火災則老蓮直以祕圖[illegible]

也。

與減齋

晏翁先生詩所謂栴檀樹根葉俱香也正難去取公定之

鄒喆 方魯江南江寧人滿字隱君子

與陶菴

同人共稱老蓮秘戲圖奇幻無倫喆謂佛經云畫篋巧工所成中盛臭穢種種不淨殆此類歟不意老蓮淪入惡趣乃爾吾不欲觀之矣

兩吉以画名而筆致楚楚乃爾

樊圻 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天多哀志士福不降淫人我輩知自勉矣

高遇 兩吉江南江寧人康生于蔚生姪

與周雪客

斛水所以多于海水者爲其足以濟人饑渴之命也海雖大徒令人望洋而嘆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周在梁 園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讀數語誰謂時藝可廢

僕讀時藝人也承問無可以益足下無已請即以時藝對餘姚呂君幼陶淑成應科試友直友諒友多聞時藝云無性情之人不必與之周旋無學問之人不可置諸左右王茂遠自超子以四教時藝云六經並設專一經已成大雅之儒五倫並垂缺一倫不可與斯文之列讀書行已盡于斯矣僕讀時藝人也敢即以時藝對

結鄰集卷之十五終

不妨作此危語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十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祁承㸁 再見

與錢伯濟

兄稱初入仕途如馬行深泥時出時沒猶未作究竟語也恐如覆舟入海一入終難復出耳真正鐵漢子於平日所極便極快者一刀兩斷方能灑灑展布自

情事如此寫得生動文雅則存平人之集尋

如兄何以教之。

與樊致虛

古人原有仙令而如弟則正所謂牛馬走耳猶幸山城寂寞間一杜門蹋案搔髮垢信口伊吾稍憶往業并付墨卿遂不復以溺自照而欲强顏向藝藪中作尉佗妄言漢天子與我孰大不知望洋吾兄蹄涔固自失矣雖然嬰兒學語任意謳歌旋呼旋舞無復顧忌即邯鄲之技在側而彼固欣然自如比其稍長則歌必按拍吟必諧律稍有未工面赭唇澁縱酒敢酷

烈巨觥嚴催而終不肯啓齒吐音者則以稍長有求
工之心而嬰兒惟天機之觸耳惟兒以嬰兒視弟可
也

祁駿佳 再見

與弟世培書

闕吾弟西臺之報不勝喜蓋非爲一官喜也堯舜之
主在上夔龍之侶滿朝古來多少聖賢豁士求遇此
時此位而不可得莫草草看過不肖向聞瘮有謊云
有新授臺中者歸而臨鏡見豸服忽屈膝呼大人不

所謂此真宗門一則公案也昔日見袈服即屈膝者
何人今日披袈服受人屈膝者何人古德所謂人生
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也認取這漢明白則
皂囊白簡都是接物利生繡袈花驄都是放光現瑞
誰謂聖主臨軒非是靈山親囑哉而今日吃緊尤在
叅劾一着此中念頭公私一分罪福不啻天壤弟須
秉持正念凡欲叅一人不論其官爵高下勢焰何如
但只以心內照質諸天日我無一毫恩怨之念橫于
中否我無代人報復之意蓄于內否我無借之以博

今之倉卒劾人者舉筆之際宜三復是語

風力否我無借之以委責任否數者都無一焉真[illegible]得虎狠梟獍之當逐荆棘稂莠之當鋤然後形之白簡然又必須明明白白堂堂正正如古名臣之奏議言當其罪義正於辭使旁觀者心平即受之者亦心折則真西臺中大菩薩行也至于近習叅人因一事而盡抹其生平之大節因公事而醜詆及閨房之細行此弟平日所深惡者不必言也

姚士麟 叔祥浙江嘉興人

與胡孝轅書

叔祥年二十猶目不識丁叟孩日先生勸之讀書遂爲海內名碩觀此鴻篇眞爲傑儲人豈可以年自棄哉

士麟頓首孝穠足下深城凜秋拒門俗學俄餉續選殊豁胸懷于以第南朔之英人披東府之名什體裁爰畢箋駁時遇編用再絕字發三歎以爲自梁統捐謝隋氏已還所稱擷朝芳於元圃問夜光于赤水者莫不家藏帳裡人置國門然爽奪淄澠聽淆雅鄭選不見存存不見賞當是神鑒不懸于日月靈怪自匿于天地耳三復茲選亡論肉艷春英氣含秋幹情援辭以赴格律綰意以調響至于石闕金簡既抉其宲祕蕋笈貝編更探其墜隱收耳視之襞道合心會之

遐契國已友于晉宋何止影亂齊梁若乃質証疑義詮定舛戾皆足符契千秋繩約四部乃知隻言未精猛欲萬軸緗函一字之疑不難千里命駕有以哉惟是賦流自此絕澠律祖以之灑觴韓陵石壤悲同外史之亡位業圖存幸藉瑯書之檢云胡不彝慨其嘆矣

薛岡 字伋浙江寧波人

與人

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

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少

又

誇人家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誇人子弟入詩文
邪路者當服上刑

陸培　鎧庭浙江仁和人

答某

天道最神趨安反危趨危反安原無定局若使人情
可以控攝則機械有權自古勞臣志士不與吉祥
會矣夫吉祥又安往哉

凌義渠駿甫茗柯浙江歸安人
忠清公集

與潘慧曉

世間隨耳目所及一以靈心對付當自有可愛可傳不可收拾之妙想如女之態花之光泉之味覿入一層即浮出一層遇之者有精粗耳況文又技之通靈入妙而莫能定其色味者乎

與蕭園諸同社

世間一切豐盈便利無過數十年蠅翔而螢腐耳筆涌髯枯何益人事而苦心者相持以死惟其真而已

有影無形幽曲能動人意中必非無故

此平子辛亥春寄至者今年六[illegible]

矣嘗想古人之眉眼笑嚬半隨黃土文字立而一種不可就之光影時復瀲灔飛動筆與筆相拵舌與舌相轉我貌我之東膈十不得二三立乎今日以指乎萬年古人遁矣况復拾爐底之滿屑瓮底之殘瀋秘爲至味不令有識者狂蹶乎

嚴　頣　子上原名首昇字平子　再見

與郭天門

某盛年購書萬卷自許四十後得屏絕一切肆力古人不虞丁亂盡付秦灰矣後此嚴棲三十年借䥫拾

書猶不倦多致數百卷惜無有心人爲合梓之者

帙聊以銷日見聞無幾思路不開如煮白[illegible]久終不成味

與張孟倫

八識手錄分疏極爽容細看完璧釋教非空只是一個大耳予每將人國作本紀觀人家作世家觀人生作列傳觀盛衰得喪一覽無餘直旦暮事安得不作夢幻觀如此看破一切便脫種種苦厄不須談禪讀南華也風鳶高低竹馬先後便是見黃得喪乃至笑啼矣

談禪讀南華者偏欲同小兒一般笑啼

是近情語張瑤星常過刪其稿予笑謂若所刪偏是人所珍重者盡存之只憑後人之定我可耳要之文之好醜白難定人亦難定

與田伯珩

嘗云詩文如兒女然其多至數百卷者徑是中山靖王晉慶成王以百子賽人耳便不必個個賢也旣苦無多則不可不佳然十分去取亦難爲情才不才各有可愛處老兄爲我揀選則易子而教也

與張孟倫

昔友有與予同舟者安流時無人色惴恐不佳及風至帆亂渠安靜無一語不佞年三十即歎老今老甚却無歎也賢倩東門苦厄惟以無復望者居心以

眞實讀書人語不是借書消遣人語

苦語令人魂消

不可知者聽天耳不佞前此遭厄時詩較工碁較穩何也心苦則細樂則粗也讀書亦是度苦厄法無所用心則憂從中來矣

與熊次侯

辛巳冬連床旬餘遂爾濶絕十年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料亦古不得志人苛責故人語耳富貴一途弟已分形如婦人思作男子無其具矣今已老嫗益不作此想也

杜首昌 湘草江南山陽人

湘草書法子詞卓絕一時此其一斑耳

長安邸中與周雪客

寓鄰北海先生天作之合私幸得盡觀先生所藏書畫可消十年妄想而道翁傳宣必俟訂期而後觀此猶置饞人于豐肆之門而許以明日一飽後日一醉非不知有厭飫在其如時時之涎垂何爲我致先生待下筯時涎其竭矣

黃國琦　再見

與滅齋

閱隋唐以來書志中其類叢矣要以跡于同而先生

書影之額異甚弟眼到書中而心已先在影中何也世間形生影陶靖節之互相弔陳思之傷隙駒李青蓮之舉杯邀月與界破青山之張三影皆跡于形而爲言若書影則賣形矣又黃面瞿曇以一切有爲之法擬于影則白馬東來十二部之重譯非法影乎先生此書逐段紀事繫作者之影而逐事立義又自繫以先生之影然則當時後世讀此書者不又心在影中之影乎

又

今之聲先生之才者如雀噪高林矣琦獨不爲先生幸韓昌黎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弟謂動而得名謗亦隨之何也名者天之所用以福人然福止歸于身後耳若身前反以速謗此君子之所以不貴名也謗者人之所用以禍人然禍止烈于目前耳若身後反以成名此君子之所以不辭謗也吾輩于父母之形骸于天之歲月于地之山水于詩書之性情能于文章內爭得失于千秋不能于便覽中爭坐位于一時矣名也何如

又

弟以南國羈人而作西山逋客香城之役寧當已久草大招先生蒂匡右而卓筆于兩河之間今復掩白門之扉著書自適久客忘歸之誚先生當先弟而受之矣

與錢牧齋先生

得先生書謂人言先生與黃生非一人交如一人則駐顏有藥及有秘方自應亟授何至嗒焉相向如當面打墻埼以爲此言非也先生領袖人倫聲名走海

禪玄二宗不外此一字

內將四十年注心血于筆尖著書盈丈而四海之響心而至者無人不奉顏色無械不復寒溫琦聞過役其神者神將去之若琦姓名不齒于當世山川閉塞聲氣不通又眼中半字不入胸中半字不出此心不受此身之徵調久矣駐顏柰何其或駐心它不能爲先効也

董斯張 遐周原名嗣暲字然明浙江烏程人 吹景集

示人

臨文不得作好醜心入境不得作順逆心對物不得

作憎愛心抱病不得作生死心

曹爾堪 子顧顧菴浙江嘉善人 南溪文畧

再與西平令沈子佩

昨因偶滯汝南遣力以小札馳候原非有所求也乃年兄疑爲贗書拒而不納殊爲駭異天下之疑其假而絕之者以其有求耳若一無所求則不必同年不必同里凡山人詞客姓名不著於人間往來絡繹於道路者皆得以望見顏色豈能一一峻拒之乎乙巳夏弟客吳門時於龔聞園司李坐上見其同年羅博

筆致如鵝
霏晳生

至虞山其人又舘于同年周燕孫之家及　弟過鄭州則真羅博儼然在也作小記以辨其僞并寄閶闔詩云儘有金蘭真作假何妨萍水假爲真在閶闔以假爲真而在年兄以真作假皆可付之一笑神明之宰旣擯之曲江鴛渚之外自分可以無言但恐年兄疑城未破覩人多假而自認太真故特爲一剖托郡伯金長老轉達年兄得無疑長老與冶公年兄皆優孟衣冠耶今日傀儡場中正如蟻柯春夢百年幻泡彈指空花又何一非假者其中真贋關頭識明眼自能

詞欲繞梁

覷破無待豐干饒舌耳

與尤悔菴

足下古文詞下筆妙天下西堂雜俎已登虎觀走雞林其所爲詞供奉于內庭流傳於酒樓郵壁天然綺艶粉黛生妍未許元微杜牧獨擅風流也弟齒旣肩隨息機近亦相似年且半百意氣漸平回憶畫舫尋春山房聽雨如夢如幻請從此斗笠枯節婆娑于支硎鄧尉之間嚥冰雪嚼梅花槁木形骸懱然悟道則青箱紅豆之纏綿檀板金尊之婉孌皆可一齊放下

不遇而未遇中寫出情摯

翻讀平日所作小詞疑是古人疑是前身不復記憶則吾兩人當有嗒焉而自得者又何俟余之饒舌也

與江右余論山

文章遇合之數知己難則所以待知己者更難幾遇矣而仍不遇所謂知己者名焉耳而待之殷殷過于知己者未有其人也足下闈中之牘屢薦而不得入彀自他人睬之汎汎然同于秋萍露籜過而不留者矣乃足下攜牘見示至于涕泣未嘗悲其不遇而殷殷然有知己之感其氣誼敦篤所以待不佞者幾與

澹蕩中見
具真樸

入彀等噫何其有長者風歟江右為禮義之鄉其人率崇古道勵名節則足下之人與文自足以千古奈可以目前之得失論也乙未分較之役不得江右一人以為恨猶庶幾得遇足下以為快何則以足下之所以見待者有過于知己也夫是以愈信其為禮義之鄉也

王豸來古直庭一浙江錢塘人

與陳丈

清流酒二樽味烈而氣更清駛我輩滿懷塊壘賴此

迅爲驪陰有如戰士橫戈俠人說劍令人神智俱震自來大名殊不知才細之外更有此峻利佳品拜惠後更闌跋燭諸同人引滿盡興從此識醉鄉道里非復向之菸然莫致也然而美者易盡凡物皆然而貪得無厭之心又爲我輩夙習牀頭樽罍不無更望於珍珠小槽之側其勿以我爲酒徒故態而過棄之幸甚

顧高嘉　南樓　浙江秀水人

復孫阿滙

弟甫除貴邑即有客嘖嘖相語曰君此行頗不岑寂一則靈巖山文石一則孫阿滙先生詩文昔允大太史所稱靈巖石中有阿滙文阿滙文中有靈巖石是也今山中澗渴閉惜奇石已絕不可得見幸先生時賜鴻章開豁心目水之圓折者產珠方折者產玉筆勢偶折方圓墨瀋橫流珠玉今非頌禱誰實生花弟一行作吏困溺簿書能令研田立涸窳土金石自吞啞藥又何敢作劉李緒璅璅咨議也

李繩遠 斯年浙江嘉興人 屬雲閣集

陶葛諸仙俱長于丽何讀此等題豈不字字有神仙氣

謝惠丸藥

南陽歸客餌精朮者十年中嶽仙人采菖蒲之九節銀丸金液供自西洲六草五芝耕從北海值禁方於秦緩留藥器於淮王豈惟藉以蠲痾直欲因而益壽而某羸同洗馬曾無洛下之名疾異臨邛謬託文園之臥藏星何及但有橫琴馴雉非能虛閣留犢故效垂簾之治偏宜輕服之逃方且解紱於榮陽挂冠於彭澤一餐松實飛去天中若引桂華飄然雲裏而乃不垂審察枉荷矜慈宛轉百丸賚以壺中之秘光輝

五色頒之海上之杏李少君栽服神樓便須却病柰松子初含氷玉遂得從風豈必長安肆間獨尋韓叟天台洞口並挈劉郎巳徵不死之奇方遽解延齡之妙術三山非遠幸望銀宮九轉即成何愁玉室竊恐胡麻暫接石髓難邀空抱黃花之恩無爲白環之報而煑砂勾漏永謝葛洪植杏匡廬竊慙董奉

李艮年　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

與周青士

某白近狀巳悉前書因足下詢及塞上交游輙復寓

甌風足述

此。僕近得一胡進士東甌。東甌祖某。與僕從曾祖某。同登宋羽皇榜。有世好。遂雅相善也。東甌曾為邑令。兵亂解組。迄今二十年。足不涉戶外。吏於此者咸折節下之。東甌堅臥不肯出。其祖父皆以科名在仕籍有聲。而敝廬數椽。頹然野田荒圃中。蓺蔬釀酒自給而已。僕始登其堂。執通家之禮。見再拜畢。東甌復謝。僕家世論詩文。及他事。頃之一少年捧茗椀入室。衣冠肅然。拱揖有節。即東甌長公。昨歲登賢書者也。僕歛容。東甌徐云。家貧無應門。祇一老蒼頭方為客

後生不可不聞此語然後生亦日聞此語

筆墨甚淨

治雞黍。僕嗟嘆其風。歡飲竟日夕。自此往還不絕。甞謂大江以南。縉紳習于侈靡。其子弟稍自振拔。輒卌高氣盛。不復知古人質樸事。此毋論晚近。即百年以前。有識者譏之。而東甌家世廉謹。不以科名自矜飾如此。是可語足下。而足下尤當廣其說。以告東南諸貴游也。

與懸崖大師

自某遠遊薊朔。而吾師高隱銅官。定水風幡。靜躁殊已差。幸奉教以來。障礙稍除。不敢以道上車塵與山

聞鐘磬作分別想也然造詣未深畢竟居山習靜乃有進步秋風起時擔簦歸矣聞彼中可以采茶種竹微軀此外復何求哉茅屋數椽伏惟留念行踐夙約

姜承烈　武孫浙江會稽人

與毛大可

弟向來持論定交唯才是尚是以不修細行竟成大諐今憬然悟矣既已內信諸心敢不上告知己願吾兄刊華就實勿騖聲名端力省察行之數年此中自有所得人謂有所利而為善便非君子此語雖高實

武孫事事求不愧衾影觀此知其持之有素矣

是息人脩行之病根不知利之一字聖賢原所不諱知者利仁或利而行之實實見得仁爲有利不仁有害故決志肆力于仁况自求多福聖賢之言決無欺我今謂求福非君子而甘作求禍之小人何其謬也

毛甡 大可又字于浙江蕭山人

謝竺蘭上人書

之墳曰西河出游時祭大敬老生送之見壁間王烈名因今名

月日甡白昨者秋首吳江水淸有涯東王彥字士方者曾維舟長橋妄投蘭若依象教而隱形感法幢之多庇緬維高坐諒能省憶今士方辭後不通一劄而

王彥字士方故云

西河毛甡馳書報謝將謂鑒形者不必聞聲而聆音者未嘗接貌此兩違之道也倘謂辭者一人而謝者又一人高坐善聽又不當有別識心也去時過定陶以是地有范蠡湖乃爲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聞者怪之此由謝彼容我者不欲終自晦其所行故微及耳然彼容我者逮今終貿然也高坐聞此莫謂此非非文殊乎僕素于內典漠無所循所經涉獵亦遂大意實不知此中有要妙可以爲身命所抵托也避人以來隨堂行住不無有觧然終以爲與吾少

曹顧菴曰觀其言似不甘心于學地者然故是悟後語其離合分兩故是瞭徹西河

所學在嫌微之間嘗諸叔嫂遺問節藏拾芥應手而却躑入少林若獻異夢彷彿胡僧探予以法予告不知飲予以水復告不覺僧乃擠之謂當自省醒而按行循溪繞流宛夜所見然自分無道置不更念遂返敝鄉仍達蹤跡聆緒論于雲門感天衣之妙旨晨昏提闡偶露隙照然而隨啓隨閉比之秋螢翳戀餘腐明與闇爐浮沉林薄遁返于黑此非薄要典爲不足爲亦非果俗情錮滅惛彼不知也誠以少時所習展轉未忘亦猶孩提誦讀雖既耄而難去于心兒童把

故是無期
甲寸

弄雖漸長而不輟于御也高坐亦憐之否乎先慈產牲時似夢僧寄以牒者旣而惡之祕絕不語暨乙酉之冬衣緇山中而後喜而微語以所夢謂從此其驗也不寤今已後乃復展轉相染倘避人不已當或有再造蘭若者特求如向時淸風戒秋池藕初彫高坐彈琴有他鄉王彥者扶病請聽則彼一時耳偏促有限路局無窮伏惟損慧略鑒不悉

姜宸英　西銘浙江慈谿人

投所知詩書

伏承閣下以　某詩爲可采特令送上者今抄數[illegible][illegible]
一卷如左借閣人以進或謂其詩多矣志悲愁之作
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叙百工協和不宜以此賣當
路之聽且重見尤矣　某應之曰若以哀怨之詩謂必
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
隆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巳博施濟衆堯舜以爲難能
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人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
乃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三代聖王使民夜作而燎
火相共男女皆得以其閒申其鬱積而比興之事與

平心之論徐仲光言我輩生如杜鵑自足天地一種怨鳥

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東遷以後詩也韓愈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皐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平之有而不愉而怨失事實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憂樂之正者也然或以某之詩爲自傷卑賤而有所憤激不平是又不可也愚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甞泊然無營于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激爲酸楚悲

文勢大振

涼之調以寫其不得已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志或更有存者昔者伯夷傷黃虞夏之不作悲道衰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嘆者此伊尹周公伯夷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夷顏子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己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夷憂天下之志其不同于匹夫匹婦之怨者幸

起得絕勁

矣伏惟閣下懷道濟時深察愚知則僕詩之所存爲
怨與否固不待愚之所自明者也其必有以教之某
皇恐再拜

錢肅潤十峰文遴　礎日江南無錫人

上魏石公先生書

人生文字之知豈偶然哉揚子雲漢有道儒者所著
擬易諸篇至爲人訕笑桓君山獨知好之謂其書勝
老子唐韓昌黎文摧陷廓清功比武事時人始而驚
中而笑且排終未有識者寥寥及數百年至穆伯長

錢宮聲曰磊落激昂推襟送抱具見所蘊不小

而後好之然則爲子雲呂黎者亦難矣以舉世之大數百年之久知者僅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名位卑微分非先達身不負當世之望雖知之而力不足以振之其知之與不知等耳 肅潤生江南尠聞寡見幼好學有志經世之業及長爲諸生數年玉未獻而足刖矣窮愁悒鬱閉戶讀書偶成史論一編發抒見意其書固不同于子雲呂黎而 肅潤亦初不敢以是求知天下也乙未秋赴及門秦對巖招策蹇入都都中諸君子延爲經師俾子弟就教方是時足不至公

卿之門名不厠士大夫之列諸君子交相告曰當代有魏先生道甚高著述甚富且有意扶進四方之學者子盍稍自獻乎 肅潤避席言曰余何人敢邀先生顧盼耶以故匿跡京師挾其書未敢獻然心竊嚮往焉不謂有代 肅潤獻者而先生竟賞鑒及之也採入邇洞集噫嘻以先生名位顯隆分居先達又身負當世之望顧乃勤勤懇懇于遐陬窮巷委瑣鄙陋之儒生爲之汲引先生其知巳哉夫子雲不見知于漢昌黎亦不見知于唐而 肅潤獨見知于今時子雲昌黎

黍劉若曰全篇精偉雄宕不倒自家架子絕似昌黎諸書

何不幸而肅潤何幸也以此見人生文字之知非門然也即欲裹糧而北發龍門謝奈方有事窮經妥思纂輯成書稍自表見而其功浩汗難以猝成倘得一朝就緒當負笈從遊矣先生其許我乎區區有誠未由上達謹托同學華鵝湖爲先容併寄所爲詩三十韻以獻昔郭秀才子歐陽公以文爲贄王汝止初見陽明先生其贄亦不過二詩故肅潤所投未能加二生之外也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成　梁　二鴻　江南無錫人

冷溪子九如閣集

二鴻訓惇學貧不能歸時汀爲九如閣嘯咏其中已七十著述猶不綴也

與錢礎日 庚辰

承示史論數篇。上下千載人物。而經以卓識。緯以迅機。鋒芒所及。不可嚮邇。材博矣。出之以快辭。辯矣。要之于正。就君之論。衡君之才。大才也。就君之論。窺君之心。熱心也。抱熱心。負大才。而遊多事之世。是以困頓無聊。抱膝長吟。往往見之詩歌。詩歌不已。發爲史論。一篇兩篇不已。至爲數十數百篇。嗚呼。古人非處世之難。處才難。此史論不出則已。出則有心當世者。必物色錢子。而搃之出矣。于是登臨枕漱之中。無錢

子而刀劍湯火之中有錢子矣嗚呼錢子獨不聞乎古人有不讀史者矣爲其怒則傷肝也爲其鬱則傷肺也爲其悲哀疾怨則傷心也由是觀之君之論無乃贅或問古之不讀史者爲誰則即錢子之友冷溪子也或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不同不相爲謀冷溪子于是卷舌而退不敢復論史論矣

馮肇杞 幼將浙江會稽人

與甥

蟲食花葉者其狀蹩躠跜人見未有不憎而遠之

如讀南華令人意思深遠

者蠱固不知人之憎之遠之及其化爲撻木鬼車或香鬟粉翅或斑駁陸離聯翩上下莫不見而親愛者非其欲人之親愛人自見而親愛之候至而行不假智慮故讀書人若以家勢衰薄或衣履殘劣或體貌卑陋瘦跛謇吃種種便生慚恧則他日富貴必有一段驕矜之氣有驕矜之氣則其涵蘊必淺學問亦必不純粹人品便落第二三層雖處富貴而從前各所慚恧處偏隱隱躍露亦緣此中原有沾滯反不若撻木鬼車撇然脫去軀殼人即明知明見其從前醜

從意旨吨繁中發出如許縹緲[illegible]

妙意思不愚無好文字此自然之理也

警人處妙在婉曲

躞跜之狀而但覺飄飄塵表可親可愛而已賢坍

讀書者一味讀書此外全莫縈懷不讀書者或賈或農一味爲賈爲農亦不必自嫌自愧即或限于遭命終身不能成立亦必有一段自好不可解識處自然出人頭地人亦自然親我愛我不在富貴利達也

馮肇楠 木伯書巖浙江會稽人

青來閣草

與友人

今人適數千里外所獲財帛賚斯必密緘深藏以歸曰吾以備度支也所鬻珠玉文繡必約束厚襲以歸

總透一兩言令人猛省

曰吾以悅妻孥也所市旨醴珍羞必注缶納罌以歸曰吾以宴嘉賓也若夫徒悅耳目而不可持携者一過旋卽棄去蓋知旅之爲寄而所以圖維其家者詳且切也生死之于人亦猶是矣富貴田宅豈是將得去者世人竭精疲形戀戀不舍至於安身立命處漫無經理一旦束裝言歸行李蕭然吾恐閻羅老子笑人寂寂也

釋慈[illegible]　笠居又字非人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復待菴

寒山子詩云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現身菩薩尚作是語況其下者

天上無愚懵神仙世間安有不知文字佛祖小[illegible][illegible]稱西天第一世號曰迦文四十九年所說之書文之至也末後拈一枝花令飲光破顏謂之教外別傳文之至也香至國王第三子領真丹大乘氣象傳衍首來曰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文之至也文之至貴闕機貴不借巍船長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乃能蓋天蓋地也近代之稱禪師者誰不曰西天幾十幾世東土幾十幾世究不知佛祖之所以為佛祖動便撥置文字而又不屑于不知文字輒肆意著作曰序傳

文字禪宗有一語可嘗用只許張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曰題跋曰書問當落筆乾澁時多以麻三斤乾矢橛等語唐突楮墨使作者見之皆掩鼻之不暇噫良可憫矣雖然麻三斤乾矢橛果不可謂之文耶腐爛神奇須其人乃克如是耳陳瑩中謂甘露滅曰譬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則眞佛祖未有不知文字者也文之所在道之所在不特麻三斤乾矢橛即德山棒臨濟喝皆文之至也余則不知文字實不敢擾置文字斜日放言慨然遙想

左光斗　共之蒼嶼浮丘江南桐城人　忠毅公集

人能立身名師開者非無據而然也

回陳老師

生不喜得一第喜藉手以報老師老師復不以一第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斗自惟生平富貴之緣染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纔一動念便有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迫欲以道德剗除之而欛柄不在我又未免爲浮沉混俗之濫觴矣老師所謂真心降心憂世練世擇交深交等語真舉世藥石尤切中生膏肓者請事斯語敢辭不敏

方文 爾止江南桐城人

與滅齋

某人詩文雖不足觀亦望先生教之先生如大清涼池無量衆生前後來飲當令各飽而去也

王士祿 西樵 再見

與宗梅岑 元鼎一字定九

年來戢影窮廬不復問人間升沈事獨日望我故人飛黃騰踏將以驗造物屈伸之理觀吾徒稽古之效乃淮浦家郵至知南闈榜發吾梅岑又復不第其以

愛之切故望之備至又情摇曳之極

疾病不獲入試耶抑或年來廉殖職事者推求點畫俾不得竟試事耶抑吾梅岑務爲奇文高格不合於世之所謂程式者耶抑梅岑亦既斂才就範而珠玉之光終不能以耀盲鑑耶惑矣惑矣且同人中如孝威其年閻公方鄴葺無一遇者豈高言如綺有目共矚而一朱墨易書遂淹鬱蒙翳而不見耶斯誠理之難曉知者矣吾梅岑自下第來況味何似淮南候暖雖秋冬之際謝公墅裏芙蓉未凋新柳堂前長條猶綠吾梅岑步屧其間效安石擁鼻作洛生咏正復令

香艷中別有丰韻今之擬此者惟合淝新城耳

人作天際眞人想何必鹿鳴筵上矜持作三日新婦乃爲人生得意時也獨是南北悠緬離居永久選樓客舍梧竹荒涼紅橋酒家青帘寂寞無復吾兩人狂歌縱飲其間左把陳雷袖（謂散木伯龢）右拍孫吳肩（謂無言介夫豹人野人）黃公壚畔邈若山河未免有情誠有如昔人所嘆耳弟自里居來貧冗相纏滿城風雨之句半擾於租吏不特文通之筆彩全枯且并明遠之累句都盡噉麵畫粥居然一傖與日者與吾梅岑相過援紫蟲生碧草見索所謂上浮戊巳集者茫無以應亦大

慚愧矣晏坐之餘僅有草堂雜咏數章敬以其四

扇頭寄正獻歲上元後擬視家季袁浦或能一葉見

就作旬日盤桓以慰頻年離索耶白雲在天南心不

見臨筆引溯如何如何

與陳髯其年 維崧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屈指歲序遂爾五更雖中間髯

經北客昭臺弟亦南游袁浦乃舟車錯互解后無由

回思向者畫壁旗亭之旁連床選樓之側不復可再

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經時一咏輒不禁低徊久

之也自客夏入都幸時從綺雲得髯客遊崖略比者紫雲縹緲又送良書把讀之餘不殊與射洪握手良慰良慰髯依雲兒幕中賓主酬對旣復不惡兼以其暇弔蕣門之舊墟訪夢華之佚事大河如故艮嶽旣平悲從中來情深一往長歌發其慷慨倚聲寫彼纏綿古錦囊中新章又增幾許耶伏聞遂欲蒐裘梁園覓小妻爲生子計髯已近遠夫稱詩之歲尚違閻公求火之情此事於今亦誠難緩弟恐竹竿魚尾之咏來自張公玉女之間而紫雲從旁又復傷蔽席之言

餘八其年詩有小友有題

送前魚之泣髯旁星瞻頤將何以慰之或者樂章[illegible]詞亦傳三婦紫宮雙入並有雌雄髯可藉以自慰者其在斯乎　弟此來殊非本懷所持不固事隨境遷然使猿鶴送嘲松菊騰誚固難援他人以謝矣記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斟歡嘗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出心跡乖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嘆絕無虎頭之黠而有其癡所云嵌寄歷落可笑者此亦一事也髯亦癡黠半者今聊以一本相寄俾識此素心幸勿

以示餘子慮且爲尸實矣伯顳介夫相繼摧折蜀箇之痛時切於懷餘惟穆倩梅岑時得音書一至郎無言亦不相聞者兩歲矣離居永久悵惘如何每維黃公壚畔之言輒不覺茫茫交集也聞蔚秋間將復北來倘從蒴高市上得重續平山曲江舊游乎予日望之矣

荅冒巢民 予贈巢民詩有姬人水繪焚香作秋響扁舟抱郲聽之句杜茶村讚之巢民因作秋聽圖

唐代好摘詩人警句繪成圖障如李君虞征人歌豈

西樵一落筆別有韵外之韵

行之類往往而有然非所云詩中有畫未易見取也鄙句何幸乃得巢民茶邨摘賞愧矣戴生復佳手經工寫神兼工寫景觀此圖寫巢民蕭條高寄有伊洛間意寫玉顏漂渺秋水始波有楚江巫峽間意坐臥其下鉢池一勺水直令人作荀中郎褰裳濡足之想矣因歡喜讚嘆題數語下方慶鄙句之得藉巢民及此圖以傳也然雙成之館明鏡已塵迷迭都梁誰爲司者巢民深情人得毋披圖愾然重動哀蟬落葉之思乎是亦秋聽矣

佛原不聾家念佛人害得聾耳

劉餘清不疑瀼溪江南懷寧人子前彤前彭前彬皆有文名　報劬菴集

示學人

如今念佛人多把阿彌陀佛當個聾漢且只遍數已足即休到純熟時口誦心馳全然失照若是這個念法塵劫不得往生爾若念佛當叅個念佛的是誰則叅禪念佛兼而有之叅來叅去到一朝爆破時這一聲佛纔有個落處永嘉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吾惟洗耳聽爾驚人一嘯也

佟世思儼若遼東奉天人

與梅堂尺牘

與舌如上人論海藏

己酉之夏道經濡須泥汊鎮舟子云鎮之南有菴數椽有僧海藏者坐化于此五十餘年矣因泊舟登岸入菴之西廡頹屋蕭疎樹木蓊鬱見僧端坐龕中耳目畢具座設香花嗚呼焉用此爲哉夫所爲不死者功德及于蒼生仁澤遍于後世立非常之業建不拔之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也如此僧者得方外之術存血骨之軀其得謂之不死耶且鎮之人曰僧素不檢好狹邪其所謂齋心靜業無有也乃一旦

能持此等論方是周公仲尼之徒

留此軀殼永證無生其果立地成佛耶即或立地成佛矣乃既無絕德于生前復無遺徽于死後徒留此不死不活之身以惑愚民且謂之不死身也亦誕甚矣芻蕘之見其是與否惟惠教焉

與非熊三弟

人不讀書以自富憑你如何濶綽自與榮辱無干

儼若年最少詩文最高能爲此平略論嵩

與韓允文妹丈

有才之人能成天下事又能敗天下事總是自恃其才任意行去遂使天下之事從此敗矣飛蛾投火豈

料焚身亦以照亮處走去自然不差而不覺亮處
誤人也

高兆 雲客福建閩縣人

與人

往車雖折來軫方遒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而不覺身之入于禍門也人盡如此空增慨嘆

文德翼 用昭燈巖江西德安人

與周滅齋

蔡少霞參軍素不工書公似仙人山伭卿强使寫紫

[illegible]致蕭靜
[illegible]其人

絹文書公真號瞽痂者矣同時尚友得聚我公著述横之南湖小閣與匡先生陶徵士共閲之五老七賢俱應點頭以爲蓮花峰下茂叔先生再來吟嘯也傭吹小錄取劍首一吷之義此士行竹頭木屑耳元不足覽然他日不敢不呈斤也讀書聞道是古人極則或語或默或出或處應迹而已鉅公偉人與三十盧中餓士相答如響豈尚與有近於侯生申公萬一耶抑香火情深比於傳霖蘇雲卿同鄉之老同學耶爲誼侈矣高矣

生前食肉
求身後酒
筆鮑豈肉
長者之可
鄙也

又

王梅谿自恨前生徹沙黎特食肉筆鮑耒今爲老生所困辟之三奘少年登場演劇以一敝衣老人閒場可發一笑也

張飈 聞子江西金谿人

與叔岳陶菴

冬令之後又復值此所謂無處不逢烏喙無處不逢鮑佐正也長嘆之外別無可以益公者

王有年 惟歲硯田江西金谿人

與滅齋

戔戔之言。先生過飾之。金樽玉杯。何能使薄酒更厚也。滋之愧矣。

與人

市瓜取大。文燈巖先生以配買萊求增。今日既取大文。欲其增。吾恐有掩口胡盧者。

壬獻定于一江西南昌人

與人

昧于得失
有恒若斯

得一狼。走千羊。殊笑乃公之拙。

林嗣環鐵崖福建晉江人

與減齋

此君為善自謀不能更鳴亦如梟之東徙也人猶惡其聲

又

公郎雖齒方茂然如迦毘伽鳥在㲉中時即有大聲餘鳥弗及也

又

遇于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去

人所謂許務之耿光而顏藐之盛容也昔日中未嘗見其人

李煥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與人

此所謂從高樓下乘大象下象乘馬下馬乘輿下輿坐床下床墮地從地落坑者何足惜

王雲龍　雲從江南涇縣人

與人

語云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乃知不能弱之

文人凋謝比來尤甚絲竹光又千古人矣爲之太息

病甚于不能强君善爲其弱者

陳維岳 緯雲江南宜興人其年弟

湘散尺牘

柬兄其年

前接兄札云談長益方爾止孫介夫一時俱逝繼又一札云文友已化爲異物數千里尺牘傷逝遂居其二今許士又作古矣鄒董相繼零落蘭陵舊遊酒狀歌板故地闌風長雨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待過黃公酒罏而始慟矣

吳越彥 季舒江南高淳人

立修堂稿

寄崔正誼大令

大抵今世先達稱好士者直浮慕耳甚至州縣吏假此籠絡劣猾既無真知確見以相識拔又不慊慨推誠使士感激故知己二字益復難言如趙壹顧海內無可知己而遠投羊陟固已奇矣乃不得見徑上堂大哭令人聞之鮮不以爲不祥而惡之尚肯與之作謀面之緣哉陟曰此必漢陽趙元叔也彼此神交感觸呼應之妙千載猶堪想見

結隣之義原取神交故以委作殿札終卷

結隣集卷之十六終